

400

春秋明志錄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舉人臣沙重輪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明志錄卷七

明 熊過 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子在位十八年諡法善問

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曰繼故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姜氏齊姜也惠公女敬嬴欲結齊惠懼為出姜所愬故廢喪紀以行嘉禮遂不稱公子謂一事再見而卒名穀梁曰喪未畢故略之非也逆女稱婦姜穀梁謂緣姑言之辭也胡子云責敬嬴夫禮家之言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宣公親敬嬴之子何止子道其稱婦姜何所不可而曰因婦姜見義亦過求矣夫人去氏啖叔佐便文義是杜氏謂史缺文蓋求之

不得爾公穀以為貶胡子從之矣女出由父母嫁從夫
喪娶父母之咎何以貶夫人之號而徒去氏氏不尊
於夫人之號也存其所重而去其所輕春秋之褒貶
有是乎夫人以氏去氏稱姜于辭不達乃至舉氏而
去姜則夫人為何氏也謂達於辭乎而胡以詩之義
責之彼夫強暴無禮者淫而已視諸齊姜同乎不同
乎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康侯曰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氏甲父胥臣子放者志其專也穀梁傳放猶屏也高抑崇曰晉衛同為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于衛是鄙衛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迫于勢也趙企明曰河曲之戰於今七年豈有不用命之誅至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父以他事取惡于趙盾而逐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後漢志瑯琊陽都有牟臺註云平州在縣西杜元凱註以為泰山牟縣不知何據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僖公三十一年所取詩人頌以為復周公之宇者而今以賂齊矣

秋邾子來朝

畏齊故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征伐中國而稱爵執伯權矣鄭稱人將卑師少非
貶書遂急後事之辭意初不在陳也鄭陳宋皆新城
從晉之國而鄭獨改事楚矣趙仝明曰楚莊滅庸首
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侵陳宋又結鄭以侵中國
之東秦鄭既服東西勢合而後趨中國耳陳君舉言
南北之勢于是始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

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伐宋必越陳而後及宋故經曰楚子鄭人侵陳遂
侵宋者此兵家邀歸之說故救陳則宋自解亦勢然
也左氏緣經有伐宋之文意為分兵兩救不知傳稱
宋者本義文也杜氏反謂經有缺文誤矣于是盾威
行于國而思外立功蓋有其志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盟新城之國皆在焉獨許不與為志乎楚矣靈公之會諸侯不序晉不競也楚莊之起中國倏而爭鄭以是慙中國大之也趙盾而稱師一事再見從略之恒辭也公羊乃云君不會大夫之辭趙伯循曰春秋諸侯會大夫者非一何故於此生義乎棐林鄭地在新城東地古宛陵林鄉晉師先在故四國會之而後伐穀梁謂地以著其美趙伯循曰春秋未有師書地為褒之例是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此盾之謀專兵也傳言穿欲侵崇以求秦成非所以
治情寔矣崇秦之所服屬今西安府鄠縣去晉遠矣
是時秦已自秦遷雍晉渡河必道雍而後及崇非重
兵不可深入欲以求成何其迂哉季明德謂陽使立
功雪憤以構兵靈公益疑則穿由此懼于得罪而盾
由此可以為謀則亦察而未精也穿好勇而狂士會
久策知之矣彼豈懼得罪者以君壻有側室之庇而

擁重兵于外陰有先人奪志之心孰敢無忌而相圖哉故曰盾之謀專兵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此宋鄭大夫帥師之始大棘宋地今歸德府寧陵縣界古陳留襄邑地趙伯循曰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無褒貶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人微者侵淺事報大棘之役也左氏言趙盾救焦遂自陰地率諸侯之師侵鄭恐非寔也盾方有異志豈以遠君側爲事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盾以帥中軍其君之廢置其僚之生殺其屬之放棄

無不擅其成命外之盟會侵伐儼然抗于列國之君
士會曰盾夏日之日無不畏之矣而穿又新得兵則
弑成之豈必桃園哉董狐蔽獄之詞曰亡不越境反
不討賊其知雖不先事幾亦有億而時獲者但左氏
既不得其詞之意而說左氏者又癖焉而莫之理耳
按穀梁傳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
弑而左氏第曰亡不越境夫亡不遠而君弑謂其聞
乎故也豈謂越境乃免哉越境乃免此非孔子之意

也穿盾之族子穿之弑盾成之也越境寧得免乎疏
家至引檀弓舊君反復之禮以證申鮮虞喪齊莊之
義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越境可自諉乎
彼謂越境而後君弑則其故無嫌于身遂不反國猶
得免罪至其反國必當討賊是史狐尚以二詞爲一
用耳故曰惜也越境乃免是惜狐之言恐讀者支離
其辭以誣世豈爲盾惜哉季明德謂狐言不切事實
恐亦未盡然也至曰春秋書弑悉非國史之舊晉之

乘楚之檇机皆賢者所爲聖人周流列國遍交賢士
大夫必有見其直書者考得其寔故首惡者無所逃
則亦不爲無見者春秋之書非盡從所赴也季父黑
臀文公庶子立是爲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諡匡弟瑜嗣是爲定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